中產階級是社會溫和制衡力量，但2008年金融危機後，全球經濟增長疲弱，各國和地區的中產階級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。無論是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，中產同樣面臨產業結構轉型的衝擊，對前景愈趨焦慮。學者指出，中產壯大需要持續而有力的經濟增長作為支撐，否則當他們生活陷入困境，就容易被政客的民粹口號所煽動，影響政治穩定，發達國有責任協助發展中國家扶持中產。

今年全球多地發生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，包括英國脱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，傳統建制受重創，反全球化和基層政治力量崛起，這都與中產的困境息息相關。中產經濟負擔能力強，其人口增加，對消費及服務的需求也提升，進而刺激經濟。中產渴望公平競爭及政治穩定，故龐大的中產人口對監察政府起重要作用。然而，當國家經濟停滯，中產就會漸漸失去對政府的信任。

美中產淪少數群體

美國擁有龐大中產階級，一直被視為「橄欖型社會」典範，但隨着部分城市經濟結構改變，中產階級開始萎縮。皮尤研究中心分析佔全國約76%人口的229個都會區，發現2000年至2014年間，有203個都會區的中產家庭成年人數下降，佔總數89%；而全國中產家庭成人人數亦下跌4%。

研究指，在調查覆蓋的229個都會中，160個出現低收入家庭數字增加，172個出現高收入家庭增加。全國中等收入成人比率由55%減至51%，低收入成人由28%增至29%，高收入成人則由17%升至20%，整體而言，全美中產家庭逐漸淪為「少數群體」。

產業結構調整 削生存空間

有分析認為，機械化等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，導致美國全國製造業職位在短短14年間暴跌29%，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市平均薪金同期下跌達27%，導致中產生存空間愈來愈窄。雖然得州部分產油城市曾因油價上升而致富，但隨着近年商品價格下跌，不少人收入亦同步下跌。

發展中國家則面臨「過早去工業化」的問題，在巴西和印度，工業佔總就業職位的15%已屬見頂，遠低於韓國在1980年代末的30%。令人憂慮的是，發展中國家依賴信貸和大宗商品來維持增長，忽略了提高生產力來提振收入和生活水平。挽救中產不可只由個別國家自掃門前雪，發展中國家固然應推行各種改革和投資基建，而發達國也應協助窮國發展中產力量，措施包括打擊跨國企業逃稅，讓發展中國家增加稅收；同時取消農業和紡織業的貿易保護主義、改善移民政策等。

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促使基層發奮圖強、增加儲蓄及投資；身處頂層的人亦可維持危機意識。不過，若任由貧富兩極化現象愈來愈嚴峻，社會成本及負面情緒增加，恐會在政治及經濟上引起更大動盪。 ■《福布斯》/英國《金融時報》

打擊大企業逃稅 保障長期經濟增長

貧富國聯手救中產

中產困局

1. 年收入升幅遜富裕家庭

1979年，中產家庭平均年收入為61,542美元(約47.7萬港元)，2011年增至72,036美元(約55.8萬港元)，升幅僅17%；但收入最高的1%家庭同期收入激增近150%，達150萬美元(約1,163萬港元)。

2. 負債嚴重

根據聯儲局統計，中產家庭1989年的平均負債率是家庭年收入60%，但2013年升至122%，削弱中產儲蓄及投資能力。

3. 做到80歲

美國富國銀行及民調機構Harris兩年前訪問全美1,000名介乎25歲至75歲的中產成年人，發現退休儲蓄中位數僅為2萬美元(約15.5萬港元)，50多歲的受訪者中，逾半計劃工作至80歲或以後才退休。

4. 累積財富比例低

瑞信集團去年調查顯示，美國中產家庭擁有16.85萬億美元(約130.6萬億港元)總財富，全球排第一，較第二名的日本多超過一倍。但如果與全美總財富相比則只佔19.6%，在報告21個國家或地區中包尾。

■有美國人在遊行中呼籲保護中產階層。 網上圖片

■經濟結構改變導致不少人失業，招聘會大排長龍。 網上圖片

■美國製造業職位暴跌。 網上圖片

美國 矽谷員工爭住屋 三藩市中產被迫遷

隨着美國加州矽谷企業興起，愈來愈多高薪員工湧進三藩市灣區，令當地房屋供不應求，樓價水漲船高，中產及低收入階層無法負擔，紛紛遷出該區，遷往較偏遠地區。

地產網站Trulia的數據科學家烏赫，於2010年至2014年間的研究指出，三藩市以南聖何塞的中產階層遷出率高達77.2%，代表中產家庭可能遷出的比例，較遷入高出77%。相反，年薪逾15萬美元(約116萬港元)的聖何塞居民，遷出率是全國最低的負52.7%，代表愈來愈多高收入家庭遷入。

同樣有大量矽谷企業員工遷入的奧克蘭，中產家庭遷出率仍是負值。烏赫猜測是因為奧克蘭屋租及生活成本相對較低，只對年收入3萬美元(約23.3萬港元)或以下的家庭構成壓力。

烏赫續指，中產階層遷出原居地是美國全國現象，即使是在遷出率最低的紐約，年收入低於6萬美元(約46.5萬港元)的家庭，遷出率也有18%。烏赫認為，大部分人無法累積財富，因此被迫遷離城市。 ■《新聞周刊》

德國 中產不滿現況 醞釀政治強震

德國經濟近年持續增長，但中產階層並沒受惠，更有萎縮跡象，收入也持續下跌。富裕階層在人口比例上雖只有輕微增長，但收入卻急增。有人擔心這會令更多選民對現況不滿，促使他們在明年大選，投支持極端政黨或是民粹主義候選人，誕生「德國版特朗普」，令社會愈趨分化。

德國經濟研究所指出，在1991年至2013年間，中產階層佔德國人口比例累跌6個百分點，中產收入佔勞動人口收入比例則累跌10個百分點。同時，移民及外國出生的德國公民，多被排出中產階層外，只能任職薪金較低的職位，令移民更難融入社會。此外，年輕勞工也較以往更常任職低收入工作。基於這種種因素，德國出現如特朗普般的政客將不稀奇。

德國5月份民調顯示，右翼政黨「德國另類選擇黨」已成為第三受歡迎政黨，且獲得愈來愈多無法從經濟增長得益的年長勞工支持。若德國傳統政黨再不正視收入愈趨不均、財富集中富裕階層的問題，德國恐出現政治大地震。

■《華盛頓郵報》

英國 學費飆難負擔 恐「絕跡」私校

英國不少中產家庭均會安排子女入讀私校，使下一代在更理想環境及師資下接受教育，但近年倫敦私校學費飆升，當地升學書籍《好學校指南》(Good School Guide)數據顯示，去年倫敦私立小學平均學費升至1.65萬英鎊(約16.7萬港元)，非一般中產能負擔，使中產兒童的身影逐漸於私校消失。

過去5年，倫敦私校學費已累升逾兩成，但期內倫敦市民工資平均僅增長2.7%，反映市民收入增長未能追上學費加幅。部分知名學府學費加幅頗大，例如聖保羅女子學校2011年時學費不足1.9萬英鎊(約19.1萬港元)，去年已升至2.35萬英鎊(約23.9萬港元)，增幅達25%，至於被視為「貴族學府」之一的西敏公學，去年學費更逾2.6萬英鎊(約26.7萬港元)。

教育界關注私校學費飆升，《好學校指南》總編輯盧卡斯警告，學費過高將使私校「被掏空」，只餘下獲學費資助的窮學生及富人入讀，專業人士的子女則可能絕跡，私校亦會失去原來特色，變成與公立學校無異。盧卡斯認為，私校應集中改善教學質素，而非盲目興建健身中心及劇院等不必要的設施推高學費。 ■《倫敦標準晚報》

■俄州產業結構調整，導致中產生存空間愈來愈窄。圖為斯普林菲爾德市荒廢工廠。 網上圖片

■西敏公學去年學費逾26萬港元。 網上圖片